



魅生

〔幻旅卷〕

MEISHENG
HUANLV

楚惜刀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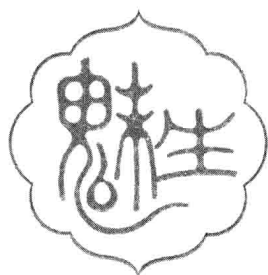


天大的困厄，
不过如春雨沥沥，
他于是学会了笑看，
把微湿的衣衫抖一抖，
若无其事地当新衣穿。



古
文
社





楚惜刀 著
[幻旅卷]

MEI SHENG
HUAN LV

新世書局
新世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魅生. 幻旅卷 / 楚惜刀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7.7 (2013.3重印)
ISBN 978-7-80228-408-1

I. ①魅… II. ①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11564号

魅生·幻旅卷

策 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 楚惜刀

特约编辑: 暖 暖

责任编辑: 杨雪春

封面绘图: 唐 卡

装帧设计: 80零·小贾

责任印制: 李一鸣 冯宏霞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70*970 1/16

字数: 180千 印张: 16

版次: 2013年3月第2版 2013年3月河北第6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28-408-1

定价: 28.0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MEIYANG
HUIYANG



MEISHENG
HUANLIY



万千声色，
百般变化，
十分手段，
只此一人。
他手下有百媚千红，
试问你独爱色相哪一种？





人物表

紫颜：易容师，沉香子之徒

侧侧：沉香子之女，文绣坊主青鸾之徒

长生：紫颜之徒

萤火：紫府管事

婉姬：制香师，靡香铺老板

照浪：江湖霸主，实为朝廷效力

千姿：北荒苍尧太子，驺马帮大帮主

轻歌：千姿身边的童子

景范：北荒商家，创立驺马帮，千姿入帮后甘居第二

阴阳：驯兽师，苍尧太师

卓伊勒：波鲛族遗民

左格尔：贩卖鱼人泪的商人

柏根老人：若鲛族族长

艾冰：曾为紫颜收留，后为苍尧巨富

红豆：原为照浪小妾，后为艾冰之妻

杪楞：蒙索那公主，巫女

兰伽：千姿之弟，苍尧七王子

白莲：苍尧王后，千姿与兰伽之母

显鸿：驺马帮弟子



〔幻旅卷〕

MEI SHENG
HUAN LV

CONTENTS 目录

001	不谢花
023	朱弦绝
044	醉颜酡
074	千金兽
105	清秋泪
138	销香脂
161	相思剪
185	轮回果
206	前传：公子千姿·王者鞭
222	番外：在逃亡或曰避风头的日子里1
227	番外：在逃亡或曰避风头的日子里2
234	番外：上路之前
239	番外：恶搞神灯
243	小榭听香·第二炉香 檀香

不 谢 花

离京城不远的乐州城外，一驾雕轮绣帟的香车缓缓向北驶去。

车上有一少年掀开油纸梅花暖帘，眺望四周景致，但见翠拂春晓，柳洒长堤，远望去一城青碧。满目草色间，夹有三两点桃花开在枝头，娇若美人新妆，倍添妩媚。少年爽朗回头一笑，玉白色的面庞比春色更为诱人，“少爷，我们终于上路了！”

紫颜双目微阖，伸出两指拎了件白纺绸披风遮在身上，淡淡地道：“沿路风景并无二致，没什么稀奇。我睡一阵，打尖时再叫我。”说完不理旁人，径自睡了。

长生初次出门旅行，哪顾得上紫颜这一瓢冷水，又笑着对侧侧道：“少夫人，我们要去多少地方？会不会去到冰天雪地、鸟兽绝迹之处？”侧侧笑道：“会啊，到时没东西吃，就抓个人煮来下酒。”说完，见长生一脸诧异像是真信了，咯咯笑个不住。

萤火兀自在车中盘膝打坐，对身边的喧哗充耳不闻。长生不想去触他的霉头，唯有睁大双眼，一丝不漏地贪看车外风光。侧侧起先笑话他是土包子，待打过瞌睡，见他仍看得认真，心下生出怜意，摸了摸他经风吹红的脸，道：“春寒

料峭伤人，你莫要再看，放下帘子暖和一阵。”

长生被她提醒，果然打了个喷嚏，再回望紫颜，已蒙了披风在脸上。长生忙放下帘子，赧颜道：“我只顾贪玩，差点冻坏少爷。”紫颜一动不动，像是真的睡着了。

没有风景可看，长生随了车子轻轻摇晃，不多时也睡着了。梦里瞧见碧草茵茵，犹如浅湖连天，许多似曾相识的青山绿水，齐齐地往眼前儿扎堆。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清明爽快的好心境，很久不曾有了。长生俯下身，茸茸的青草轻刺他的手，痒痒地直钻到心里去。

紫颜不知何时张开眼来，侧侧望着长生唏嘘地道：“他什么好事都没经历过，但愿这一路上别再有什么磨难。”紫颜沉吟了片刻，对萤火道：“到了下个县城，买些水晶玻璃把暖帘换了。”然后轻阖眼帘，仿佛从来没有睁开过。

他腰间的香囊暗暗散出幽眇的香气，如一袭锦被遮住了长生。

马车一径奔了两个时辰，长生醒来时惊喜地发觉两旁车窗变得清晰可鉴，外边的人影看得清清楚楚，寒风却不会漏进一丝儿来。更精妙的是窗上配了小门，往边上一拉，凉凉的风透身而过，令他浑身舒畅。

县城里最大的商行老板正站在萤火旁边，陪着笑和他结算价钱。萤火也不多说，随意打赏了一大锭成色极好的足金，登即吸引了街上所有的目光。等紫颜一行人进了临街的酒馆用膳，围观香车的百姓几乎惹得车夫要扬鞭打人。

一个头绾双髻的小丫头涎着脸靠近车夫，甜甜笑道：“车夫大哥，你口渴了吧，我给你买茶喝可好？”车夫瞥她一眼，见她敞着单薄的毛青布棉衣，一条又肥又大的百褶裙垮在腰身上，毫无姿容可言，便摇了摇头。

小丫头立即摸出三枚铜钱，指了前边的一家茶水铺道：“车夫大哥，那家罗氏茶铺的神仙茶当真比蜜还好喝，我买来给你解解渴。”那车夫拗不过她一腔盛意，想想无妨，就点头应了。

小丫头一蹦一跳地去了，不多时取来一盅茶，车夫喝了几口，的确好味道，便有一茬没一茬和她聊起来。那丫头聊到兴起，索性跃上马车和他神侃。说到后来，车夫把祖宗八代的故事讲完了，眼一斜，看见紫颜一行人吃完出来，连忙赶小丫头下车。

那小丫头扣上了棉衣，像是禁不住天气的寒冷，走过众人身边时尤缩着脖子。萤火狐疑地瞪她一眼，等上了车仍皱眉想着，觉得奇怪。紫颜一坐回马车，就道：“我的香呢？”在乐州，婉姬曾交给他一大包香带了路上用，这下十几种香全没了，连长生也吓出一身冷汗。

萤火猛然惊觉，叫道：“那个丫头！”掀开马车前面的帘子，急望向街上。人来人往，哪里去找一个小小姑娘？

萤火拉住车夫盘问了好久，侧侧听罢，冷笑道：“不消说，是个惯偷。”紫颜道：“去这城里最大的当铺看看。”侧侧愣道：“她一定有同伙销赃，为何去当铺？”紫颜笑吟吟地道：“我看到她的面相，这孩子身世可怜，偷东西不过混口饭吃，不会有同伙。”侧侧嘀咕了半天，不信他凭擦肩而过的一瞥就能断定那丫头的行止。

紫颜的权威在另两人那里却是毋庸置疑。萤火立即打听了当铺所在地，火速地吩咐车夫赶车前往当铺。马车停在“恒信当”外，一面四角包铜的长方木牌上大书一个“当”字，门户井然。内里曲折盘绕，从外面看不出究竟。侧侧不以为然，“这也算城中最大的当铺？”

萤火跳下车进门去了，众人在车上等着，不多时，他从另一边的门走出来。长生奇道：“咦，这店铺有两个门。”侧侧笑道：“当铺都有前后门，你要进去了就知道，里面还有一道大屏风。来这里的最怕见人。”

长生低头想着，约莫有模糊的片断自心下闪现，却什么也记不清了。萤火走近众人摇了摇头。紫颜道：“我和侧侧在这里守着，你们俩去其他铺子走一趟。”

长生见有独自效力之机，分外欢喜，忙应声摸着路寻去了。他单薄的身影慢慢消失在街角尽头，像一叶飘萍遁去无踪。侧侧想到他虽在紫府忙里忙外，可人却再天真不过，蹙眉道：“他连当铺也不识，怎好叫他去？”紫颜如同严父，明明心是软的，偏故作严厉地道：“玉不琢，不成器，多少要让他吃点苦。”侧侧认真地盯了他看，见他殊无玩笑之意，只能由他去了。

“请问，这附近有什么当铺吗？”嘴甜人俊就是讨便宜，长生很快问到了路，更有人自甘当向导，领着他直达另一间当铺门口。他直觉这是那个小丫头会

来的地方，柜台虽高，掌柜却慈祥。想到那些香是紫颜的命根子，他的心一拎，放下犹豫走上前和掌柜寒暄。

“你说的这位客人刚走。”

长生大喜，“那些香在不在？我要赎出来！”

掌柜斜睨着他，“小店不收来历可疑之物，一则那些香也不值几个钱，二则她交代不出东西从何而来，当然不能收。”

长生暗骂他不识货。妮娜所配无一不是极品香料，这老头居然没看出来，以为和寺庙里卖的寻常焚香差不多。这家铺子既不收，那丫头会不会再去其他的店铺碰运气？他忙向掌柜打听，掌柜道：“这城里统共三家当铺，你随便走走就碰到另外一家。”

长生心想萤火自会去剩下那一家，他倒不必去了。怕就怕那丫头以为这香不值钱，随手扔掉，那便麻烦了。一念及此，想到对方刚走不久，急忙追了出去，沿着大街小巷找了起来。

春日的风吹在脸上暖洋洋的，长生全无看风景的心思，一径追了行人问那丫头的行踪。好在真有几个帮闲好事之徒曾经见过她，长生在被骚扰了一阵之后，找到了蛛丝马迹，往一处破旧的农舍走去。

“宋丫头就住在那里。”

长生走到房外，听到里面有簌簌的声响，知她在家。他不由展颜一笑，那是笃定得意的微笑。想到他就要只身擒贼，在紫颜面前立下一功，长生心头一热，他终于不再是无用之人。

满地稻草，尘生灰侵，长生潜伏在外，发觉这地方脏乱得没个立脚处。他厌恶地皱着眉，拨开堆在木窗上的旧家什，悄悄探头窥视。那个姓宋的丫头呆呆地把紫颜的香铺成一行，拿起一包又放下，喃喃自语。长生竖起耳朵，依稀听得她在说：“又不能换钱，为什么不能换钱呢？它们这么香，为什么换不了钱？”

四壁皆空，她周围一丈以内，没有任何长生认为像样的东西。这时宋丫头的肚子咕咕一叫，她抽出一支香来，“算了，我不卖你们。”左右摸索，取出一个火折子，“啪”地燃起火去点那香。“老天，你要是让我凑足了钱，找到我娘，我就把这些香都烧了孝敬你！”宋丫头举起香向上天祷告，口气却一点不客气。

“扑通——”她说完后便颓然倒地。长生蓦地想起，少爷的香多是迷香，不是麻痹就是镇静所用，这小丫头如何能闻得，忙奔进屋去掐断了袅袅升烟的香。

房中唯一的桌上立了牌位，上面写了“显考宋良之位”。长生知她失怙，心生怜惜，本想教训她一顿也没了心情。这时门外飘来一阵风，萤火到了，长生忙说了大致情形，又道：“这丫头怪可怜的，能不能放她一条生路？最好留锭金子给她，莫让少爷知道，就说我们从当铺里赎回来的就是了。”

萤火面无表情指着门外，长生转头看去，紫颜的马车已停在外面。他知道瞒不过，只得捧了香，愁眉苦脸地走出去迎接。

“少爷，那丫头偷香原是情非得已。”长生絮絮叨叨把宋丫头的身世依足想像，说了个透彻。侧侧瞪大眼说：“咦，你莫非早就认得人家？”

长生笑道：“少爷明白我的意思。”紫颜摇头，“不明白。她偷了东西，就要受惩罚。”长生忙道：“昔日艾冰他们不也没受惩罚？少爷更把所有家当都送他们。”那件事一说起来，长生就耿耿于怀。

“他们为我做了一件事，算是扯平。”

“那我也为少爷做一件事，为她还债就是了。”

紫颜的眉眼笑成一弯明月，好像见到铺设的陷阱终于掉进了肥羊，大为开心。长生见了他的笑容，倒犹疑起来，颇有点拿不定主意。紫颜立即说道：“好，好，我不追究。去把她弄醒如何？”

长生忽然懊悔。少爷是好心肠的人，本就不会见死不救，只有自己会上他的当，这下好了，应了少爷一桩事，不知将来怎么还。紫颜一敲他的脑袋，“做好事就是要不计后果。思前想后，不是好汉行径。”长生咕哝道：“这好汉可不好做，谁知道你怎么折腾我。”话虽如此，他不敢大声，兀自念叨完就罢了。

荒屋围着的穷苦人生，哪一天不是挣扎求存？紫颜在屋外站了，一时间看到许多过往。萤火把屋里打扫干净，抱了宋丫头放在土墩上，又从马车里拿来紫颜的宝贝镜奁，取三两滴药液让她嗅了嗅，紫颜挥手叫萤火退下，独自守着宋丫头醒来。

长生遥遥地看着，一身素白细绢衣的紫颜坐在瓦砾尘灰中，就像污泥里开出的莲花，不沾人间烟火。在少爷的眼中，高贵与低俗没有差别，一切不过是皮

相，他就那样安详地坐在尘埃中，安详地凝视衣衫褴褛的女孩。

长生不知他为什么看得那样专注，就像守着易碎的名贵瓷器，甚至不肯让外界有任何侵扰。宋丫头慢慢醒过来，看到紫颜不由一惊，眼珠儿一转就道：“你把香拿走，我下回不敢了。”

紫颜温柔地笑着，递给她一盒精致的薄荷凉糕，宋丫头不肯接，道：“你不报官就好，我……不吃你的东西。”紫颜柔声道：“别怕，我只是来拿回那些香，不会对你如何。”宋丫头听了，慢慢取了糕点，蹭到紫颜边上坐了，时不时拿眼觑他的华衣美服。

吃完了点心，宋丫头渐渐热火起来，笑逐颜开地陪紫颜寒暄。突然，紫颜抓住她的手，温婉地道：“我身上这些物件可拿不得。”她大窘，讪讪地缩回手，憋得脸色通红。紫颜瞧得有趣，笑道：“我本就想看你出手，这回算是看仔细了，你的手脚确实很快。很好。”

宋丫头忙伏倒在地，一个劲叩头道：“小竹知道错了，先生饶了我吧！千万别报官，我求您了，求您了！”

“你的胆子倒不小。”

宋小竹见紫颜没有责怪的意思，半信半疑地抬头，“你没生气？你……本来就不想抓我？”

“你口齿伶俐，手脚也利索，为什么不好好找个地方做学徒，学门手艺养活自己？”

“我是女孩，那些老板们觉得累赘，谁也不肯要！”小竹耸耸肩，满不在乎地道，“做贼就做贼，反正天生天养，又没人管我。”

“你娘呢？”

小竹面容一僵，道：“她走啦，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我，也不知道她会去哪里。”说到这里，她低下头，老练的神色里有了一丝小儿女的沮丧哀愁。

“我帮你，可你要答应我，从今再不偷东西。”

“你帮我什么？”小竹很好奇，“说来听听，要是你真有本事，我就听你的。”

紫颜轻笑，拉着她走到屋外的一块青石旁，亲自从井里汲了一桶水。长生等人诧异观望，不晓得他要做什么。

“你说，你娘长什么样子？”

宋丫头想了想，说了大概的样貌，紫颜用木棍沾了水，在青石上画画。她一摇头，紫颜就涂涂改改，乖得犹如接受良师训导的学徒。越往下画小竹就越惊异，他的手如有仙术，水印中渐渐呈现出的婉约面容，不就是娘亲么？

画了半晌，紫颜撇下她径自朝马车走来。

“你等我一下。”

回到车内，紫颜展开一帖磁青纸，持了剔红龙纹漆管笔，挥扫落墨。长生目不转睛瞧着，直待紫颜勾画完毕，一幅仕女图跃然纸上，肌理细腻，骨肉均匀，一毫一发宛如真人。长生盯了画中人看，只觉有笑声穿透画纸，如风铃作响，他骇然抬头，侧侧和萤火仿佛也听见那隐约的笑声，惊疑对望。

唯有紫颜轩眉紧锁，不满地摇了摇头。侧侧轻声问：“画好了，怎不叫她过来？”紫颜叹息道：“不成，她娘亲果真是这模样，就再也寻不着了。”侧侧道：“大凶？”

紫颜眼中掠过一道精芒，想起对天改命的豪言壮语，一支笔滞在空中半晌，终于落在画中人的眉眼间，几下描绘好了，方点头道：“我权且乱改一回，既然应了她，期望能天从人愿。”

长生暗想，小竹尚能记得娘亲的样貌，凭借紫颜的生花妙笔画出来，而他连娘亲的模样也不知晓，有生之年怕是再也难见一面。想到此处悲从中来，视野渐渐模糊，头昏沉沉的，一颗心飞到了高处。他自觉是身上这个臭皮囊束缚了他，像厚实的铠甲掩去了内里诸多真相，很想撕开胸膛看得再清楚明白一些。为什么，想到过去就如同想到一片沙漠，是一种没有边际的绝望，不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只是被塞进这个皮囊中承受喜怒哀乐。

等他两颊沾满了泪，慌不迭擦去之时，小竹在一边禁不住抚了画呜咽不停。长生羡慕地想，要是他手中也有这样一幅画，给他一道通往过去之路，他宁愿……抛却陪伴少爷的幸福生活。是的，这是他想像中最大的舍弃，未知的过去像一个充满诱惑的谜引他深陷。

“先生，你画得这么像，一定见过我娘！求求你带我去见她，哪怕一眼也好！我……我再也不偷东西，我会好好的，不做任何坏事！先生，求你了！”宋小竹拉着紫颜的长袖苦苦哀求。是要失去了才知道守候，要永别了才明白珍惜，紫颜所展示的奇迹令浮沉苦海中的她有了一线希望，她死死抓住紫颜这根救命稻草，把他视若神明。

“如果能让你见到你娘，你要怎么谢我？”紫颜胸有成竹地微笑，长生明白，少爷已想好了后路。

愿望可以实现，小竹反而不知所措地忘了言语，微张着嘴，凝视紫颜笃定的笑容。庙里的菩萨依稀也是这样神秘地笑着，俯瞰匍匐在脚下的一个个俗世间的愿望。她忽然跪下，朝紫颜叩头，“能让我见到娘亲，叫我做什么事都行。”

“让你娘亲回来我做不到，但要让你见她一面，或许可以。”紫颜说完，盈盈的目光扫过。长生隐隐猜到他的心意，想，也唯有有惊天地地造詣的少爷敢夸下如此海口。

小竹这时喜不自胜，哪辨得出他言语里的玄机，拼命点头道：“好，好！能让我见着娘亲，怎样都好！求先生帮我，大慈大悲，功德无量！”她慌乱地叩着头，臃肿的棉衣使她磕不到地，生怕礼数不够，慌张地脱掉外衣，又要向紫颜拜谢。

紫颜扶住了她的手，静静地道：“今日之后，我要借你的手一用，就当是你的谢礼。”

小竹想了想，擦干眼泪问：“会不会很痛？”紫颜眼一横，她慌忙点头，“好的，先生说什么都好。”

于是紫颜诡异地一笑，丢下一句话：“你安心待在家里，晚间我带你娘亲过来。”便折返马车，叫长生等人上了车，一众人往客栈去了。

车厢里侧侧忧心忡忡，寻思紫颜拿话哄那女孩，左思右想皆无善了之道。紫颜歪了头笑道：“你想什么呢？”侧侧道：“那丫头鬼灵精怪，你真想帮她？我可不太喜欢她。”紫颜道：“她现下是我的主顾。”侧侧奇道：“主顾？你应了她什么？这一路怎有工夫寻她娘亲？借她的手又是为什么？听得我心惊肉跳。”

紫颜道：“咦，这回你竟不知我的心思？”一指长生，“他都明白了哩。”

长生暗想，少爷察言观色之能又厉害了几分，他避在一旁，紫颜竟了若指掌，不由摸头苦笑，不知他的胡思乱想是否也被察觉。

侧侧俏面嫣红，“啐”了一口，“你那些九曲十八弯的心思，比我的针法更复杂，鬼才猜得透。”紫颜笑道：“你知道长生是个机灵鬼就好。长生，你为我准备易容的东西，唉，少夫人这样不开窍，到底能不能扮成人家娘亲呢？”

侧侧讶然，明白紫颜打了什么主意，想到小竹那丫头，身世虽可怜，却是个狡诈不过的丫头，并不为她所喜。何况，即便是再巧夺天工的技艺，也不能与母女连心的亲情并论，这一回紫颜恐怕是失算了呢。

要去做别人的娘亲……侧侧黯然一笑，自己与娘亲也不能共叙天伦，这份深入骨髓的遗憾正在小竹身上重演，难道紫颜是有意为之，让她借此一寄思母之情？

她的亲人只剩下紫颜了，侧侧心上转过千百个念头，被她牵挂的人浑然无觉，径自与长生插科打诨，孩子气的神情一如学艺时般调皮，屡屡戏耍于她，却让她生不出一丝脾气。

是那样一飞而过的往事，蜻蜓点水般的涟漪散完，湖水又平静了，仿佛从未发生。可是，当如水的镜面浮出了往昔的影子，一切落英再度缤纷眼前，侧侧知道，这些深刻的印记其实并没有抹去。

能找到他守着他，就好。侧侧满足地想，千般容颜中只有这一张，最接近佛面。

车停在花月客栈外，是城中装饰布置最婉致的一家，院内小桥流水，桃红柳绿。紫颜挑中的居处种了三两新竹，有嫩笋出尖，翠意盎然。

长生备齐工具放到紫颜房中，侧侧洗净面容，忐忑地等紫颜为她易容。这些日子多看他在别人脸上翻云覆雨，许久不曾体会那温柔的手指拂过脸颊的心悸。

他给的容颜，无论怎样都是美的。侧侧这样想着，摊开小竹娘亲的画卷默默凝望，画中温婉的女子正轻移莲步，走入她的心底。她要在紫颜易容之前学会摹拟画中人的音容笑貌，这是她唯一能为紫颜、为小竹做的努力。

莫名的香气幽幽而来。惊鸿一瞥，是紫颜持刀靠近，另一边玉钗罗袖，金粉钿盒，备好了改扮后的装束。侧侧于缥缈烟气中分辨他修长的身影，药草清香混